

警惕反對派「明暗票」策略破壞選舉

曾俊華上周六突然提前遞交參選表格，引起各方關注。儘管他得到一百六十張提名，但當中一些名單分布，值得推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對派目前正在推行一套所謂的「明暗票」策略。所謂「明票」，即公開提名支持曾俊華的選票；所謂「暗票」，即不提名但承諾會在正式投票時支持的選票。「暗票」數難以估計，但在選舉最後關頭若配合某位候選人的「棄選」策略，形成較大的選舉效應，最終突襲成功獲得接近六百票亦非不可能，不論是「造王」或「流選」都可能實現。要防止這種策略危及特首選舉的順利進行，必須提前揭露、提前警示，更要增強建制派的大局觀。

「哀兵策略」為博市民同情

曾俊華遞交的首批一百六十個提名中，雖然有稱當中有四十個屬於建制派，但這並不符合實際情況。自由黨的田北俊、周梁淑怡、鍾國斌等雖然不是傳統建制派，但勉強還能稱得上。但諸如梁家驊、蔡堅、龔耀輝

等人，則很難被視作是傳統意義上的建制派人士。因此，提名曾俊華的選票，依然是以反對派的「民主300+」為主。

但是，提名不過是第一步，反對派乃至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從來都不會懷疑入不了關，問題只在於兩人如何分配提名數量。關鍵是，到了選舉階段會如何「將最少票發揮最大作用」。根據特區選舉條例，特首選舉是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點票時不會知悉每一位選委的立場。這就為反對派破壞選舉提了供一個極佳的機會。「明暗票」策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低提名階段的「哀兵策略」。從頭到尾，曾俊華以及胡國興兩位都是打「民意戰」，營造一個「弱者挑戰強者」的角色，爭取市民同情。而鑑於提名是以實名制方式進行，儘管曾俊華實際上擁有的支持票較多，但他們都不會立即、全面地在提名階段就「暴露」出來。只要達到提名所需要的最低門檻就可以。表面上看這種策略對選委會的選委並無直接作用，但是應留意的是，如果曾俊華的支持度被抬得非常高，而林鄭月

焦點熱議

李繼亭

娥的支持度又被刻意貶低，這種低提名票的「哀兵策略」便會在下一階段體現強大威力。所以，對待曾俊華的一百六十張提名票，不要以為這是曾俊華的全部支持，實際上這不過是刻意為之、做給市民看的宣傳策略。

第二，選舉階段的「棄選」。如不出意外，目前選舉形勢應當是林鄭月娥、曾俊華、胡國興三者入局的局面。有輿論認為，儘管是「三人對戰」，實際上林鄭月娥是「以一敵二」，曾俊華作為一名前建制派人士不敢作出太出格的舉動，針對林鄭月娥的攻擊或批評，或會交由胡國興去做。因此在競選論壇上，林鄭要有多方準備，必須同時面對兩個對手，反對派顯然會處於優勢地位。但更為關鍵的一點，在選舉最後階段，例如投票前一天，胡國興會否突然宣布「棄選」，

並呼籲支持的選委投票給曾俊華？這種情況有如去年立法會選舉，反對派的超級議席候選人突然「集體棄選」，最終造就了反對派的票王以及其他選區關鍵末席的勝選。如果真的出現這種局面，則選舉形勢有可能出現大的轉變，屆時反對派再配合所謂的「高民望支持」等選舉宣傳工作，對曾俊華將起到非常大的支持。

「暗票」不足以直接令曾當選

第三，「明暗票」一起出動。反對派以及某些商界人士一直認為，之所以才一百六十名選委提名曾俊華，是因為害怕「得罪」中央，但如果到了正式投票，沒有了明票的顧慮，他們會集體「反水」。這種觀點儘管不完全正確，卻有其現實性。反對派所有選委票共有三百三十張左右，距離六百票還有二百七十張差距。這二百七十張選委票就是所謂的「暗票」，從何而來？既要靠反對派的「策反」，更要靠所謂的「逆反心態」作用——越是要求支持誰，就越是要投對方。

如果在正常情況下，「暗票」的數目及其作用不會太大，但如果選舉出現上述「棄選」以及「終極對決」的選舉形勢，則可能會出現曾俊華得票達不到六百，但林鄭月娥得票同樣不過六百。這就會迫使選舉進入第二輪投票，屆時不確定性因素可能進一步增加。實際上，有一位提名予曾俊華、同時是曾俊華「高參」的建制派人士私下承認，曾估計「暗票」會有一百張左右，雖然不足以直接令其當選，但足以動搖林鄭的絕對勝選形勢。

必須對可能出現的選舉形勢作出預估及應對，曾俊華或許並非徹底的反對派，但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反對派的「棋子」而不自知，反對派利用他對獲勝的急切心理，一步步破壞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順利產生，繼續撕裂建制派，為日後的對抗做好必要的政治鋪墊。所有這些情況都值得建制派高度警惕，必須認識到特首選舉對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高度重要意義，心存大局，做出符合「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決定。

靠反對派提名「入關」還是建制派？

有話要說

方靖之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日前向選舉事務處遞交160個提名，正式報名參選，提名主要來自反對派選委。對於得到反對派尤其是反對派政黨「破天荒」的支持，曾俊華表示，這是第一次有「民主派」議員提名建制派參選人，是「團結社會」及「化解對立」好開始云云。

首先，這並非第一次有反對派議員提名建制派參選人，例如曾蔭權兩次參選時，都得到個別反對派選委的支持，與曾蔭權爭取個別反對派選委支持不同的是，曾俊華卻是得到主流反對派支持。兩者在性質上不可同日而語，從中暴露其支持基礎主要來自「反中」的反對派，當中包括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以對抗中央為目標的政黨及政治人物。如果一個建制派參選人，其支持者竟然主要來自反對派，他還算是建制派嗎？

雖然反對派提名曾俊華是為了「造王」搞局，破壞特首選舉，但他們也不是無條件的奉上選票，曾俊華要得到他們支持，必定要作出政治交易，甚至結為盟友。如果將來反對派繼續與中央對抗，要曾俊華歸邊，他如何自處？而曾俊華成為了反對派代言人，又如何可得到建制派選委信任，又如何得到中央的信任？

更令人失望的是，有人為了取得反對派的提名，竟然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人大8・31決定這兩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多次反口覆舌迎合反對派的要求。先是表示政改方案會以人大8・31決定為基礎，但其後在政綱中卻隻字不提人大8・31決定，甚至指將來重啓政改時可以提出超越8・31決定的意見。試問，如是取態怎能令選委以及中央放心？而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上，有人先在政綱中表明無理由再拖延為第二十三條立法，以討好建制派，但不旋踵又稱沒信心在2020年完成。如此立場搖擺不定，政治誠信令人質疑，也令人懷疑其為了討好反對派，任何底線都可以出讓。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特首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亦提出「一國兩制」的三條底線：不容許任何人從事任何形式的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破壞內地的社會政治穩定。這是愛國愛港的特首參選人必須守住的三條底線。這四條件和三底線，正正構築了中央對特首的要求，也是所有特首參選人的「門檻」。

現在，有所謂建制派人士，其支持基礎竟然來自反對派，參選人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倘若當選，必定要為這筆選舉帳埋單，請問如何選？如果反對派要求特首未來採取與中央對抗的路線，甚至要求特首不理人大8・31決定重啓政改，永遠擱置二十三條立法等，他又如何自處？而現在有人已經為了得到反對派的支持，在政治立場及底線上一退再退，為得反對派歡心，可以出讓自己的政治底線。這樣的人，又怎可能符合特首的四條件？又怎可能捍衛「一國兩制」的三條底線？

反對派的支持從一開始就是不安好心，巴不得看到建制派內鬥，巴不得扶植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爭取反對派支持本身就是與虎謀皮，為了蠅頭小利而「千年道行一朝喪」，自甘與反對派沆瀣一氣，值得嗎？

議論風生

文焯然

二〇一二年三月，港大民研中心就特首選舉行所謂「民間全民投票」，據統計有約二十萬人參與。當時，鍾庭耀利用其主持開發的系統收集了大量選民身份證、電話號碼資訊。二〇一四年，戴耀廷聲稱「佔中公投」有八十萬人參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戴耀廷、趙家賢聯合「民主動力」，推銷「雷動計劃」，自八月二十二日起每天擴大滾動民調採樣數量並公布資料，藉以號召市民投票支持選情告急的反對派候選人，實現配票。近日，戴耀廷、鍾庭耀再次上線「Provo」系統，啟動「特首民投」計劃，就特首選進行所謂的「公民提名和投票」。

五年來，戴、鍾二人進行的系列計劃投入了大量技術資源，儘管回應者和社會影響都不如人意，卻依然熱情滿滿，不禁讓人心生疑問，開發這些系統的目的是什麼？真如他們所說是為了延續民間公投的精神，推進公民社會民主，讓港人熟悉以全民投票的方法就香港重大問題作決定嗎？

如果是為了推進公民社會的民主參與，進行普通的民意調查和匿名投票就可以了，為何要蒐集選民的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呢？如果讓港人熟悉以全民投票的方法作決定，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港人已經在實體票站行使投票權，為何要再投入重金研發電子系統，並冠以「公投」之名呢？

仔細分析，魔鬼就在細節中。原來這些號稱高尚目的的「畫皮」之下藏著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遠非表達理念、蒐集民意這樣簡單。戴耀廷的老闆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目力所及這一棋局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蒐集資料，借技術平台搞政治

五年來，戴、鍾二人積極開發、運用電子投票系統，表面上是為民衆表達意見提供平台，實際上卻在加緊蒐集選民的個人資訊和資料，利用每次運行添加資訊、完善系統。

近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已對「特首民投」涉嫌違法蒐集、儲存和應用個人資訊開展調查，他們卻並不收手，使用「Geohot」機器人程式「借屍還魂」，繼續以更隱蔽的手段蒐集選民資料，無非就是看到了未來政改的發展趨勢：即擁有資訊就擁有了話語權，掌握了平台就掌握了主動權，新技術平台可以以幾何級數放大動員能力，超越任何傳統政黨的政治影響力。

新技術的使用便利了溝通，同時也帶來了風險。人們在日常溝通的同時也會泄露大量個人的資訊。據說恐怖大亨拉登就是使用了移動電話，被追蹤到位置定點清除的，如果這些資訊落入某些「野心家」手裏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目前七百多萬人口，三百多萬選民，一個掌握了八十萬選民資訊資料的平台能量可想而知，相當於香港紀律部隊人數的十幾倍，最大政黨民建聯黨員的四十倍。有什麼比對這八十萬選民施加政治影響力更有誘惑呢？看來戴耀廷是想做香港的朱克伯格，不過朱克伯格沒有公開用Facebook搞政治。

第二步：操縱選舉，挾「民意」令諸侯在資料蒐集完成後，就意味着系統獲得了足夠的認知和參與，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將開始進行。因為資訊的蒐集、回饋、發布都經過這一平台。所以選民就被這一平台控制了，真實的民意無從知曉，每個平台上的選民看到的都是戴耀廷發布的「民意」，按照他的要求充當「雷霆救兵」之類的角色，選民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完全淪為了棋子，選舉也就以這樣一種極具迷惑性的方式被操縱了。

而且，一旦這一平台的認受性不斷提高，戴

耀廷就可以挾「民意」抗衡任意建制或泛民政黨，自己成為民主和公義的化身，凡是與己為敵者就是與「民意」為敵，號令武林，莫敢不從。要知道，成立一個政黨，需要默默耕耘數十年，還要接受嚴格的法律規制，而建立一個系統五年多就可以逐漸成熟，而且披著新科技的外衣不受任何法律和政治倫理規管，好一個高明的終南捷徑。

縱觀世界，政治類技術平台的使用無非兩種取向，一是充當推銷某一意識形態的平台；二是成為反對某一意識形態的平台。以美國為例，其瓦解敵對勢力政權無外乎採用兩大模式：一為「擊垮」蘇聯的模式，通過思想滲透，扶植體系內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肢解對手。二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過社會性動員推動現實政變，自下而上、由外而內地消滅目標政權。

無論戴耀廷的平台此前和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情報組織有無關係，當其達到一定的社會認受度後，經濟上大可待價而沽、獲得源源不斷的美元支持，政治上也可可為美國在港推行「顏色革命」、制衡中國所用。正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所聲稱的：「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資訊、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戰勝中國。」

儘管系統推行過程中並不順利，先是立法會「雷動」變成「雷打不動」、選民反應冷淡，此次「特首民投」某些嗅覺敏銳的選民發覺了自身資訊被濫用的危險並提出投訴，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也開始關注，但只要這一計劃存在一天，香港的繁榮穩定頭上始終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然而，該計劃也有著先天的「阿基里斯之踵」：即只要市民不配合，它將形同虛設。以我對香港市民和社會的了解，戴、鍾二人「一統江湖」的大業恐怕永遠難以達成。

「特首民投」的司馬昭之心

政情觀察

楊堅

子。這一現象意味着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接近全面攤牌。

在2005年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前，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一直表現為兩大政治陣營涇渭分明。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至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產生，兩大政治陣營的分野依然清晰，但是出現了若干企圖遊走於兩大陣營之間的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同時，時任特區和特區政府首長口頭稱「親疏有別」實際「踩政治鋼絲」。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雖然空前複雜而激烈，但是，兩名建制派候選人與一名反對派候選人之間的分別依然清楚。過去五年香港經歷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政改的夭折，承受反對派發動「佔中」折騰，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急速惡化，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悍然製造旺角暴亂，推動「本土自決」、爭取「港獨」出

民主黨七名立法會議員均提名曾俊華參選第五任行政長官，曾俊華欣然接受。這件事對於香港政治具分水嶺意義。

2月17日，曾俊華在公開評論這件事時稱，這是香港回歸以來民主派議員首次提名給建制候選人。

的確，即使曾蔭權2005年為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參與補選，和2007年爭取連任第三任行政長官參與競選，都先後遇到來自民主黨和公民黨代表人士的挑戰，這一回，民主黨卻率先表態支持曾俊華競逐第五任行政長官，而公民黨也對曾俊華參選表示支持的態度。但是，除非民主黨和公民黨願意以這一次行政長官競選為契機，開始向「建設性反對派」的方向和目標轉變，否則這件事的意涵在於，有人由「局部非建制派化」向反對派轉變。

2月16日晚，民主黨中委會會議在作出推薦該黨成員支持曾俊華參選行政長官的決定後，其主席胡志偉公開解釋這一決定稱，曾俊華能夠團結香港社會，在聆聽意見後願意調整其政策論述，包括對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的觀點，釋除了民主黨的疑慮。可見，事情的發展不是民主黨願意向「建設性反對派」的方向和目標轉變，而是有人愈益偏離建制派。

建制派的兩個標準

何謂「建制派」？必須符合兩項標準，一是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建制，一是基本政治立場和重要政治觀點與特區政府保持一致，同時尊重 and 接受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權責。這兩項標準不是等價的，而是後一項為主要。按前一項標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均在「建制」；但他們不符合後一項標準，故被稱為反對派。總之，區別建制派與反對派，重在基本政治立場和重要政治觀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中，有兩位曾是特區建制重要成員的參選人，在對待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和其他重要政治議題上，向反對派靠攏；反對派也以支持他們參選作為向中央進攻的棋

